

## 三味重阳

□米丽宏

重阳，是一幅秋声秋色的秋山水。

天高气清，层林尽染，在这斑斓的日子，草木已被秋风灌醉。秋意还在不断地渲染，像墨水滴在宣纸上，洒开，洒开，一直洒成了满坡的红紫烂漫。都是诗歌元素，都是快意恩仇，随着秋风翻卷，一去千里。

年轻的人儿，抓起一把风，自己也被撩醉了，随意撒出视线，收获的，都是一眶惊喜。那不起眼的野菊花，也是那么可爱天真。有的是莹莹的黄，有的是幽幽的蓝。菊香飘浮起来，是金黄的；沉降下去，是幽蓝的。风一摇，香得惊天动地。

山涧的溪流在谷底躺着，干净透明如融化的水晶从石罅间漱流而出；峰上的瀑布在山前挂着，激流湍急如奔越的青春奋不顾身。年轻的岁月，看山是山，见水是水，看重阳，就是一幅绚烂的秋山水。初初打开的人生，就是这样热血沸腾的心气。

中年后，重阳，是一道盛极始衰的分界线。

重阳重阳，日月并阳。重阳节，算得“极阳”之日。这是季节的最亮一闪；之后，光阴如抛物线慢慢沉坠，走向阴盛阳衰的寒冬季节。

中年亦是如此，人生已至半途，生命的能量已攀至最高峰。回望来路，打拼过，奋进过，也踟蹰观望过。曾做扑炉蛾，惹火焚身；也做过撞窗纸的蝇，一心奔赴光明。如今，该收获的，收获了，丢掉了一些，得到了一些。孰得孰失，反思一下，才好再接再厉再前行。

重阳过后，紧接着是霜降的断喝。中年之后，身心也会进入秋天。重阳，是年度的分界线；而中年，是人生的分界线。如同生命里程一次回眸停顿，攀登路上一座山亭驻足。是成长，还是停滞？是下滑，还是上升？

1080年，43岁的苏东坡被贬流放黄州，带着政敌泼他的一身污水，由高庙堂，坠入人生的低谷。为维持生活，他带领一家老小，在一片废弃的营地上，清除瓦砾，刈割荆棘，清理出五十亩田地，自耕自种，自食其

力。重大的人生变故中，他没有沉沦自弃，而是不断地读书、思索，反省自己。他深刻地剖析了自己，剥除了身上的每一点异己成分，抚平了曾经的激情与傲气，驱散了“乌台诗案”笼在他心头的瘴气与阴云。他变得平和下来，心境似重阳时节的沉静流水、万里霜天，高旷而澄迈。

在黄州的第三个重阳节，苏东坡与友人登高饮酒，乘兴吟词一首，词中道“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厄运袭来，霜风摧残，但脸上依然有微笑，心头依然有热情，鬓边依然簪菊过重阳，这样的心态多么好！

那菊花满头的中年烂漫，正如拈花一笑的佛陀澄明啊。

老年，看重阳，又不同于中年，晚霞漫天，重阳是一轮渐渐回拢的团圆月。

人生长短亭，几度秋凉。有的人，活了漫长一辈子，经风历雨，但生活和世界对于他，就像冷水泡石头，没有任何感触和作用。有的人则如秋

风菊花，露染重阳，生命时时有色彩、有香味。

老年人的重阳，应是秋月一轮，渐渐向圆，闲闲地，向人间挥洒辉光。人生已历山长水远，老年，就是一种境界，通透，圆熟，回归天真。

是啊，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人的一生，暗合大自然的四季节拍。重阳的短暂绚烂以后，万物开始撤去浮华，呈现出简单的本相。这一生，这一年，不是没有花朵，是收起来了，不是没有青葱，是藏起来了。从蓓蕾，到盛开，到委顿，到凋谢，一切遵循上苍的安排。接下来，天气越来越冷了，时光越来越快了。没什么要紧，它不过是一个贴心提醒，要松弛下来，要懂得舍弃，要老有所为，老有为不为，适可而止。

重阳节，它引领我们超越光阴，抱持诗意情怀，回归朴素天真，去安享时光，颐养天年。

天心月圆，菊香悠远。一年一度，重阳节。

## 对照

□石泽丰

制订标准  
往往受准绳所限 因为  
人世将生活的一汪水域  
模糊得不知深浅  
我常常在涉水中 害怕  
自己越走越深  
幸而 照来攘往的人群  
堪比一面镜子  
我茫然时 可以  
照一照自己  
每次 立在镜前  
我都有所发现  
掩藏着悲与喜的面容  
离开时  
人间的酸甜苦辣  
那一瞬全被抽空



## 瓜入院

邻家瓜蔓秧  
霸道又张狂  
翻卷入咱院  
开花壶挂墙

## 挑瓜难

生熟难推定  
拍掂看敲听  
群瓜如考试  
摊主笑书经



## 生意经

舍孩囤套狼  
放狗钓鱼忙  
赔赚总失计  
憨呆红袄郎

## 去撒欢

秋气送凉爽  
撒欢以洒脱  
身心常远致  
快乐自成活



##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这世界的流光溢彩，是被无数温暖赋予的结果。偶尔我会在十字路口恍惚，梧桐叶子在纺锤纹的路灯下遮住了光亮，瞬间记不得自己置身哪里，不知该走向哪里时，我也不会哭。因为在我内心深处又并不是十分迷茫，似乎总能听到外婆指引我的声音，她和我：“往正道走，往对的地方走，往有光的地方走。”

总是在植物繁盛处停留，观望满眼生机，想起植物在暗夜里也未停止的呼吸和扎根生长，多好啊。假期前有一天捡了一枝即将被扔掉的吊兰放瓶里水培，假期后回单位竟然看到它生出许多须根，根根纤细如记忆中外婆的白发，关于外婆的记忆忽然就跃然纸上。我的外婆素爱种吊兰，把贫瘠的农家小院收拾得干净整洁，与邻里人家插了玻璃碎碴或种了仙人掌的墙垣不同，外婆家的墙院和楼顶上种了一围吊兰，年长日久，那吊兰垂下来把房子四周都爬满了，整个院子外观就像绿色的城堡，路过的人们无论

是本村或者外村的，都喜欢掐几枝回去养。我总是心疼吊兰被他们掐疼，总要站出来阻拦。外婆常和我说：“这人和植物一样，不择地，不管在哪里，得落地就能活才行。”

单位院子里有几棵柿子树，深秋时硕果累累，把枝条都压弯了，我总在树下看那些柿子从青绿到苍黄再到柿红，柿叶也从黛青到墨绿终至红黄，这调色板一样的斑斓中时不时浮现外婆慈祥的面孔。外婆爱吃柿子，可小时候的豫宛盆地，柿树并不多见。有一次堂哥从镇里回来看望外婆，带了一口袋柿子给各家分，外婆留了一个不舍得吃，一直等到我放寒假回去看她，才从笼盒里拿出来偷偷给我，那柿子落满了灰尘，稀稀软软的仿佛一碰就破，外婆擦干净柿子捧在手里像珍宝一样，教

我怎么咬破一个小口把甜甜的柿肉吸出来。外婆看我笨拙又开心的吃柿子，也咧嘴大笑，虽然那时的外婆已经没有牙齿，我总觉得她像狼外婆一样严厉，可多年以后在读到一本书中描述的笑容时，我恍然大悟，原来，幼时那天，外婆的笑容，就如同水面荡漾着的菊花，细细的皱纹像菊花的花瓣，在我记忆的时光里荡漾。

五年级的时候转到外婆村子里的小学，升初中要考仰卧起坐和长跑，我在原来的学校没锻炼过长跑，很多天都适应不了，有一天早读回家就跟外婆哭诉，外婆正撒一把淘好的米在锅里，烟火中扭头对我说：“女孩子更不能喊苦不能叫累不能掉队，咬牙按老师要求跑完，再坚持坚持就适应了”。外婆冲灶火边加紧摇摇蒲扇，添

## 厚爱如长风

□杨雪

了把柴火，让火更旺一些，好尽快把粥煮好，让我吃过早早上学。后来有几次参加学校组织的沿河边长跑拉练的路上，我远远就看到身穿藏青粗布大襟上衣绑着裹腿的外婆走过村庄和河流上的石板桥，来邻村村口看我，外婆年轻时裹了脚，年岁大了也总犯腿疼的毛病，平素根本走不远。她摇摇晃晃走过来，被一座庭院和树木挡住，又出现在一间间旧屋的缝隙里，慢慢的走过来，却又远远的躲在邻村的桥头看我。

厚爱长风，世事苍狗，我找遍岁月的匣子，竟然没有找到任何一段关于外婆的音像，甚至丝毫寸物。小时候外婆养育我的画面又美好又温暖，温情里带着些许凌厉，外婆叫我不择地，叫我坚强，叫我不许哭，叫我咬牙坚持，如今，我都做到了。虽然外婆看不到，我却知道，天上的每片云，都在陪着我想她。

本版邮箱:zhoumolvyou@126.com